

跳舞 著

比吕布还恐怖，一怒之下他让长沙城内顿时天地异变，他是谁？
新的隐曜行将登场，他们又具备怎样的超能力？

剑倾天下

天火燎原



珠海出版社



跳舞
著

剑倾天下

天火燎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倾天下 / 跳舞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10.8

(天火燎原)

ISBN 978-7-5453-0408-4

I. ①剑... II. ①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466 号

剑倾天下

著 者:跳 舞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hs.net

E - mail:zhchs@zhch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02 字数:12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408-4

定 价:156.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始 动	1
第二章	曹操的心思	12
第三章	谋战无双	20
第四章	布局与应手	28
第五章	谁为上钩鱼	39
第六章	掷电军团,参上!	48
第七章	雷动九天	62
第八章	三英战吕布经典复刻版	72

【第十三卷】

第一章	封 雷	84
第二章	屠 神	96
第三章	援兵,轮流登场!	106
第四章	死 斗	118
第五章	不速之客	128
第六章	狱友会	139
第七章	死城长沙	148
第八章	铁楼藏尸	156
第九章	半死不活	168

【第十四卷】

第一章	长沙的主人	178
第二章	意志的聚合体	189
第三章	全城战争	196
第四章	蚁群的力量	206
第五章	长沙命运的决定	215
第六章	焚城火	224
第七章	蜂王登场	233
第八章	裂 痕	244
第九章	拯救小鬼孙伯符	257

【第十五卷】



第一章 | 始 动

出乎项逸与元直意料之外的，在刘傒离去了之后，长安城中竟然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城头之上的守兵仍然稳稳矗立，紧握手中兵器与城下的两支联军对峙着，不存在一点要出城主动进攻的迹象。

等待了半个多时辰，长安城的大门依旧静静紧闭，城头城下的两军，始终保持古怪的僵持态势。

“喂，元直，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测……不对么？”

项逸转过头，望了望身后的诸人。除了韦开被调往先阵，统御第一线的士卒之外，马超明显已经有了些不耐烦的样子，在原地用脚后跟不停刨着地面，几乎快要在脚下刨出了个小坑。

孔明依旧带着那万年不变的表情，微笑端坐，手中轻轻摇着一柄羽扇，看不出心里面在想着些什么，而元直则是蹙着眉头，低下脑袋苦苦思索着，嘴里还念念有词个不停。

庞德翻着白眼望向天空，一脸于己无关的样子，口中断断续续哼着来自异域的小调，但原本应该是悠扬的曲调，从他的嘴里传出时却已经扭曲得不堪入耳。



自始至终都是一张死人脸的阎行还是没有任何变化，似乎身处长安城下的战场或西平城中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一般。

硬是闹着跟随孔明一路人马离开了西平，同样站在了战场之上的马云鹭，此刻却似乎根本不知道项逸在说些什么一般，点漆般的大眼睛滴溜溜地左顾右盼，脸上却是一副茫然的可爱神情，傻乎乎地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已经来到了城下，却始终没有对长安发动进攻。

“不知道啊……”元直缓缓抬起头，苦笑着望向项逸，“虽然最早，是你口中复述江东周瑜的结论，但在我看来，那的确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果刘篋真想将吕布的势力作为刘备的助力的话，一定要先将它削弱到一定程度才是。如果仅仅据城而守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长安这座如今的天下第一雄城攻破，又谈何削弱？”

“没错，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项逸点点头沉声道，“依托长安这样的巨城防守，我们这点兵力优势绝对不可能对吕布造成威胁。若非如此，我也不会如此托大地答应郭嘉，与曹操携手对吕布发动进攻。但……若我们都料错了的话……”

“那我们可就惨了……”元直脸上的笑容越发苦涩，“如果刘篋真的不打算出城野战的话，我们就只能撤走了。不但这次的出征徒劳无功，更要面对城内铁骑的衔尾追击。……这种事情真是想一想都让我头疼……”

“孔明，你不能光是坐在那里扮石头吧？”项逸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了依旧微笑不变的孔明，“你是我们三人里最聪明的了，这种时候应该拿个主意吧？”

“怎么？这么快就已经坐不住了？”孔明轻轻一笑，停止了手中挥动的羽扇，站起了身来，“之前跟曹操约定的，可是一个时辰，如今还没到时间，曹操都没急，你们怎么就反倒着急起来了？”

“曹操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元直看见孔明终于终结了沉默，马上如滑溜的鱼一般蹿到了他的身边：“即便心中疑惑，但我们说得那么言之凿凿，他终究还是只能按住性子等下去。但我们明明什么都知道，眼前的事情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下去，当然着急了！”

“还有！”元直说完，恶狠狠地抢过了孔明手中的羽扇，“这种天气，需要用上这鬼东西么！我们都急成这样，你这个臭小子居然还一直在扮酷玩沉

默，哼！”

“是这么样的么？我本来以为我做得镇静一点的话，你们也会更心安嘛……”孔明冲着元直挤了挤眼睛，笑着道。

“怎么可能有那种事情！”元直连连呸了两声，跳上前去掐住了孔明的脖子，“如果你心里已经猜出刘篋那个上古死人妖的打算的话，现在赶快给我说出来！”

“好了好了，松手吧……”孔明微笑着讨饶道，伸手拂去了元直掐在自己脖子上的双手：“我想，我的确知道张良在想些什么了。”

“别提这个名字，就叫他刘篋不好么？”元直重重一撇嘴，“我可不想每次提到他的时候，就是一股史书上的灰尘扑面而来的感觉。”

孔明淡淡一笑，不理睬元直的抱怨，开口道：“那个推测的前半部分，没有问题。对于刘篋来说，要扶持刘备最好的办法，的确是将吕布势力中的精华部分带往河北。而这股力量不能弱到对刘备毫无帮助，但也不能强到刘备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借助我们的手将吕布军削弱到一个合适的程度，应该是他目前唯一的选择才是。”

“没错啊！但如果按照这样的推论来说的话，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应该也只有与我们野战一种才是！”没等孔明说完，元直便急不可耐地接话道，“我们的兵力，不过只是稍稍多过城中守军。若是他们不出城，而只是静待我们进攻的话，即便等到我们的部队统统消耗在了城下，也不可能消耗多少守军才是的。”

“总体来说，是这样。”

孔明悠然点了点头：“但，那有个前提，就是吕布军与我们都是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之下。”

“这是……什么意思？”

元直低头细细揣摩了两番孔明的话，似乎琢磨出了一些猜测，但还是未能在脑中融会贯通，还是将征询的目光重新投向孔明。

“野战不比攻城那样毫无花巧的硬碰硬战斗，变数实在太大了。”孔明抬起头，望了望面前的长安城与城中那个他不可能看到的智者，微笑道，“我将自己代入刘篋的立场来推想，他虽然担心无法借助我们的手将吕布军的实力削弱到足够低的程度，但同样也担心——”

“担心我们将他削弱得太多！”孔明的话还未说完，元直马上在原地跳了起来，双眼之中骤然一亮，“这就和雕刻一样，在初下刀时，宁肥勿瘦。因为若是下刀浅了，还有得弥补，但若是下刀重了，那这整个石材，便干脆报废了！”

“正是如此。”孔明赞许地望着恍然大悟的元直笑道，“我们与吕布军的实力对比，我们清楚，刘傩自然更清楚。那么既然我们敢于与吕布兵戎相见，刘傩自然知道我们有所倚仗，甚至是了解了他的心思。在这种情况下，求稳总比弄险来得好些吧？”

“那么……刘傩是不打算与我们出城野战了？那你所说的，在并非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又是怎么回事？”元直吸了吸鼻子，正犹疑间，又突然眼皮一跳，“他……总不会想要和我们打巷战吧？”

缓缓吸了口气，元直的推论也已经逐渐在脑海中成形：“在城墙上布置一部分守军，但并不死守城墙，造成一部分的杀伤之后，便放我们入城，然后在城内以添油的方式，布置一排又一排的防御梯次，通过调整兵力对比，保证我们与吕布军的损耗都在他计算的平衡之内，然后……在消耗抵达他心中所定的那个程度时，再投入精锐部队，一锤定音？”

“听起来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孔明叼着羽扇的柄，聚精会神地听着元直的推理，脸上带着赞许的笑意，“如果刘傩用的是这个办法的话，那么的确实避免了野战的不确定因素。而且虽然依旧是防御战，但在放我们入城之后，对我们来说，巷战也要比攻击城墙更为容易。元直，很厉害嘛！”

“废话，也不看看小爷我是谁！”元直傲然地耸起了鼻子，仰面向天，颠起了双腿晃荡不停，“怎样？你能想到的，小爷我也一样不差哦！”

“不过，很可惜呀……”孔明自顾自地低头叹了口气，做出了一副无奈的表情，“你给出的答案虽然也很精彩，但却不是我想到的那一个呢！”

“什么！”

元直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孔明嚷了起来：“怎么可能还不是！对于刘傩来说，绝不可能还有别的更稳妥的办法了吧！孔明，你可不要晃点我啊！被我料中了就要承认，抵赖是不对的！”

“我有那么无聊么？”孔明白了元直一眼，“这种事情，也只有你才干得出来吧？虽然你的推论的确是很完善了，但……至少我还有着另外一个更好的办法。而且我相信，这个办法刘傩一定也想到了。”

“哼……哼哼……哼哼哼……”元直咬着嘴唇，恶狠狠地盯着孔明哼哼个不停，“臭小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能想到，刘傩那个老妖怪能想到，我就偏偏想不到？居然敢看不起我，嗯？那就赶快把那个鬼神莫测的，只有你和刘傩两个天纵英才才能想到的计策赶快给本小爷说出来吧！让小爷我看看，究竟有多了不起！”

“好啦好啦，注意点形象哦……”孔明笑嘻嘻地拍了拍元直的肩膀，伸脑袋凑到了他的耳边，用羽扇挡住了嘴巴，轻声道，“别忘了，你的云璐妹妹还在看着你呢！”

“就是因为她在看着，所以你不能让我这么跌份！”元直也同样压低声音，在孔明耳边恶狠狠地吐着气道，“就算想显摆你比我聪明，也不要她在她的面前，知道不知道！否则，小爷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好了元直，别闹了。”项逸终于看不下去了，笑着拎开了正冲着孔明挥舞着拳头作威胁状的元直，冲着孔明沉声道，“孔明，究竟你认为刘傩会怎么做，现在就说出来吧。不管怎样，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肚里明白，我们还是一头雾水啊。”

“好吧……其实刘傩他……”

“报！曹军郭大人求见！”

孔明正要开口时，却被一位匆匆跑来的传令兵的报告所打断，而在他的身后，青衫倜傥的郭嘉正向着诸人深深弯腰行礼。

“呃？”

在郭嘉还没有来得及起身之时，项逸已经听见了身后一声诧异的低呼。转过身去时，身后是一张充满了惊讶与诧异的脸。

庞德的脸。

转过身来之时，项逸看见郭嘉的脸上也浮现起了一丝讶异，不过也只是稍纵即逝而已。

“奉孝啊……”项逸扬了扬眉毛望着郭嘉，随后一丝苦笑浮上了面容。

曹操，似乎终究还是坐不住了啊……

果然，不出项逸意料之外的，郭嘉带来的是曹操催促的口信。

“实在是很抱歉。奉孝……也曾多番劝说主公，但眼下我军已经兵抵长

安城下，却只是在这里虚耗时光……”

郭嘉脸上挂着些许歉意，向项逸道：“我家主公说，若是此前伯凌的打算便是要长期围困，那他自然不会再多说。但伯凌让我方严阵以待，做好迎接吕布军出城野战的打算，现下长安城内却没有丝毫动静，要是老这样下去，只怕无论士卒的体力还是士气，都会被消耗得不轻吧。所以，主公让奉孝来问问伯凌兄的意思，究竟是先试作攻城一番，看看吕布军的反应，又或是……干脆便先稳固营盘，以长期围困为计？”

“孟德公……不像是那么没有耐心的人吧？”项逸晒笑了两声，扬起眉毛打量着郭嘉，“怎么？还没到约定的一个时辰，就派你来催我了？”

“毕竟伯凌不是吕布本人，虽然我家主公也很愿意相信伯凌的推测，但……任谁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料事如神吧？”

郭嘉不卑不亢地欠身道：“我家主公只是担心伯凌兄判断或许会有误而已。若是我军依然这样保持着紧张的临战态势的话，或许便会让吕布军以逸待劳说不定呢。若是士卒都已经疲惫不堪之时，吕布军这才出城逆袭的话，只怕胜负堪忧啊。不过……”

郭嘉话锋突转，双目清澈，一霎不霎地望着项逸：“若是伯凌兄能告知奉孝，认为吕布必将出城迎战的理由，虽然奉孝驽钝，但或许也可以一同参详一番，不知伯凌兄意下如何？”

“吕布这样的人，不可能甘心当缩头乌龟的吧？”

孔明自项逸身后缓缓走出，晃动着手中的羽扇，拍了拍项逸的肩膀，笑着朗声道：“吕布，枭雄也。潼关之下被贵方逆袭，而天水、南安、陈仓三城也被我军夺取，更重要的是，高顺麾下的七百陷阵营也在与我军的战斗中折损了接近半数。对吕布而言，这样的损失绝不是个小数字。在虎牢关下，为董卓卖命之时，吕布都能够亲身出关与关东联军大战不休，又何况今日吃了那么个大亏呢？”

郭嘉的注意力顿时被吸引到了面前这个羽扇纶巾，面上始终带着和煦春风般笑意的少年身上：“阁下是？”

“诸葛亮，孔明。”

两束目光碰撞的那一刻，在两人之间似乎爆开了一朵无形的火花，虽然同样是面带微笑，但两人间的气氛似乎骤然变得凝固了起来。

“那么说，阁下就是伯凌兄的另一智囊了？”

郭嘉含笑低头施礼：“虽然闻名已久，但却是初次见面，不料，孔明竟是这么年轻。”

“嗯，元直长我两岁，项逸长我一岁，水镜先生门下，我是最小的那一个。”孔明点点头笑道，“不知道，奉孝兄对我的解释满意么？”

“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么？这似乎也太草率了一点吧？”郭嘉似乎这时才反应过来方才孔明的解释，顿时哑然失笑起来，“长安城内城外，十余万人马驻兵不动，难道就是因为孔明对吕布心性的一个简单判断？”

“有时候，一个简单判断就够了。吕布嘛，本来就是个简单的人，不是么？”孔明虽然是坦然地解释着自己的理由，但脸上带着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诡异与狡黠：“在下相信自己的判断。还请奉孝兄回去禀报孟德公，无论如何，烦请再尽力忍耐。”

“好吧，既然孔明那么坚持，在下也不好多说什么了。回营之后，在下定会如实禀报，尽力劝阻主公。”郭嘉几乎没有片刻停顿地答道，完全不多加反驳地接受了孔明的解释，向着项逸与元直分别一礼，施施然在亲兵的带领下向着西凉军本阵外走去。

“孔明，你是想……让曹操主动进攻么？”

一等郭嘉离开，项逸便马上急不可耐地问道：“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搪塞过去，又故意露出那样的表情，以郭嘉这等人才，不可能看不出来的吧？不过既然你的目的是这个，又何必再耍这样的心眼？”

“错了啊，项逸……”元直悠然拍了拍项逸的肩膀，摇晃着脑袋道，“孔明的打算，恰恰的确是希望曹操按照我们之前的嘱咐那样，继续保持戒备态势，准备与吕布在城外的野战呢！”

孔明没有回答，只是笑咪咪地望着元直与项逸两人。

元直向孔明甩了个被我识破了的表情，得意地向项逸娓娓解释道：“郭嘉是个聪明人，连你都看出了孔明方才不自然的神情，他自然更不会漏过。但……他可不会像你这样，一点都不加以思考啊！”

项逸翻了翻白眼，但却没有回嘴，等着元直继续说下去。

“表面上看，孔明是在劝曹操军忍耐住进攻的意图，但他用的理由太不尽不实，而且眼神中的破绽也同样说明了那并非他的本意。如果是一般人的



话，好比项逸你，那或许真的就以为孔明的目的是让曹操军攻城了。不过……如果我是郭嘉，我肯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我们西凉军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过任何动静啊！而若是这便是孔明的计策的话，那也太过粗陋了一些吧？”

“所以……孔明伪装出伪装本身，就是一种伪装了！这么说，项逸你能明白么？”

“伪装出本身，就是一种伪装？”

项逸皱着眉头，反复重复了数遍，才摸着了一些头绪：“也就是说，郭嘉会认为孔明作出那种姿态，并被看出来，也是欺诈的一部分？”

“差不多吧。或者简单说，郭嘉会再多想一层。”元直指了指孔明道，“不信的话……问孔明自己好了嘛。”

看见项逸的目光投向自己，孔明咬着嘴唇，脸上绽放出了与他方才神情大相径庭的天真笑容。

“其实……我是想让曹操军攻城的来着啊！”

长安城东，曹操军本阵。

已经将自己在西凉军本阵的经历通报给主公的郭嘉垂手侍立一旁，不再言语。

曹操正立在中军帐之中，面目威严，一道道命令自口中流水般发布而出。

“妙才，给你五千人做先阵。记住，不要把目标全放在城墙之上，时刻当心吕布的铁骑。如果城墙上的抵抗太猛，随时可以撤下来。”

“得令！”

“子孝，带两千骑兵，在妙才身后压阵。如果吕布想把虎牢关下的那套伎俩在今天再玩一遍的话，我会让他永远记住刻骨的教训的。你的目标，就是死死缠住出城的铁骑。”

“遵命！”

“子和！”

“在！”

到得曹纯之时，曹操却没有如之前那般一口气将命令发布下去，而是略微顿了一顿，投往曹纯身上的眼神之中多了数倍的凝重。

“有信心么,子和?”

虽然曹操没有挑明,但帐内的每个人都知道,曹操所说的信心,究竟是指什么。

曹纯猛地抬起头,炯炯的目光绽放出炽热燃烧着的壮志:“若张辽之辈率铁骑而来,当可为主公吞之。若吕布亲至,请为主公拒之!”

“哈哈哈哈!好,如此豪情壮志,不愧是我曹家的千里驹啊!”

听见曹纯的豪言壮语,曹操不由抚掌放声大笑,一边点着头,一边道:“不过……若是吕布亲来,那恐怕还不是你能挡得住的了。有信心固然好,但太过自负,只怕反倒不利于自己呢。”

“是……”

尽管没有心服,曹纯还是只能乖乖地低下了头。

“尽可能地杀伤铁骑吧。如今的虎豹骑经过这阵子的扩充,已经有了两千之数,而吕布的铁骑部队,数目当在八千上下。”曹操缓步向前,逐一拍了拍面前的夏侯渊、曹仁与曹纯三人的肩膀:“连同其余步卒的配合,除非吕布率铁骑倾巢而出,否则……铁骑绝对不会有机会重演当日虎牢关下的那一幕!”

“是!”

三人齐齐高声答应,向着曹操深深一礼,鱼贯走出了中军帐。

“铁骑啊铁骑,今天……终于到了那个重新面对你的时刻了!”

曹操紧握着腰间佩剑鎏金的剑柄,缓缓闭上了双目,青筋暴起的双手因为过分用力而颤抖个不停。

虽然并没有亲身参与,而仅仅只是在后阵观看,但昔日项逸率领河内残兵攻城,却被吕布亲率的铁骑自城中突袭的场景,始终如刀刻一般地印在曹操的脑海中。

那简直……简直就是一头猛虎,在挥动锐利如刀的双爪,撕开已死的猎物肉体,大口大口吞咽的模样。没有反抗,没有逃避,只是早已失去生命的肉体,随着猛虎的双爪与利齿每一下挥动,被缓缓肢解。

在此前的攻城战中奋勇争先,几乎只差一点点便要夺下虎牢关城墙的河内兵,却在铁骑出现之后,连一丝反抗都没有办法做到,便被轻易从精神到肉体,一起彻底摧毁。

曹操很怀疑，若是此前潼关不在自己手上的话，自己是否还能有那个勇气，在平地上以劣势的兵力，与名满天下的吕布并州铁骑对垒。

若不是依托着潼关的高大城墙，若不是铁骑无法参与攻城，若不是领军的将领都是牛辅一流……

曹操微微摇了摇头，将自己从方才的负面情绪中摆脱出来，转瞬间目光又重新回复了清明。

无论怎样，今天也一定要彻底解决吕布和他那恐怖的铁骑。

“奉孝，很奇怪么？”

曹操冲着一旁垂手无言的郭嘉笑了笑，和声道：“你的推断是我们应该继续保持着待机状态，准备应付吕布军出城的攻击，但……我却没有按照你的话来做。”

“主公自然有自己的考虑，不必事事向属下解释。”郭嘉微微一笑道。

“不，若是你心中疑惑，我自然也有解答的必要。”曹操摆了摆手，却是话锋一转，转而向郭嘉提问了起来：“奉孝觉得，项逸此人如何？”

郭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微笑反问道：“主公是问，作为一个武将，又或是……身为一方之主？”

“自然是后者了。”曹操捻须微笑道，“以他的心性，以及如今的大势，是不可能再投入我的帐下了。”

“不错，不过也只是不错而已。”郭嘉不假思索地吐出了这样一个看似出乎意料的答案。

“那么，理由呢？”

曹操似乎并没有太过讶异的样子，而是笑眯眯地等着郭嘉继续解释。

“项逸的成就，的确有他自身的能力在。对于这个人，不该小看，但也不能太过高看。”

郭嘉略一思索，继续道：“今天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的运气吧。若不是运气够好，虎牢关之下，他便早已死了。若不是运气够好，抵达西凉之时正是韩遂击败马腾之时，他也不可能那么轻易便夺得西凉。而且……”

“而且还有他麾下的那两个名为徐庶和诸葛亮的小子。”

曹操接过了郭嘉的话头：“他们，是项逸最重要的智囊。西凉、汉中，都是

在他们的定计之下,才成功夺取的。”

“那么……主公的意思是？”

“所以,我不认为那个叫孔明的小子,会被你那么轻易就看透啊。”

曹操拍了拍郭嘉的肩膀,温言道:“并非不信奉你的判断。只不过……还是再多想一些比较好吧。孔明言谈之中露出的异样表情,的确应该是故意留来让你看穿的。而你能看穿这一点,你觉得……他会看不穿么？”

“看……穿？”

郭嘉的眉头自舒展缓缓变成了紧皱:“主公是觉得……他的伪装本身,就是一种伪装？”

“没错！”

曹操缓步向前,拨开了中军帐的帐帘,将目光投向了前方巍峨的长安城。

“即使是我们与项逸联手之后,兵力超过了吕布,也不足以强攻长安。这一点,不管是我,是项逸,还是吕布,显然都清楚。所以……我从来没有打算过强攻。”

“那么……主公还让夏侯将军领五千兵攻城,难道是……诱敌？”

郭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道。

“这是其中之一吧。”曹操笑了笑,望着身前密密麻麻的如林士兵,缓缓道:“而且……我可以确定,关于吕布,项逸他们一定瞒着我一些东西。或许……还不仅仅是关于吕布一个人也说不定啊……”

“所以更多的,是向项逸那里表露出我的姿态。”

“这一战,对我来说是孤注一掷的一战,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将吕布彻底终结!而那些一直被他所隐瞒着的事情,也不允许再隐瞒下去!”



第二章 | 曹操的心思

“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曹操发动进攻！这跟我们原来的计划完全不一样啊！”

元直瞪大了眼睛盯着孔明，几乎不敢相信：“不管刘傕是决定出城与我们野战也好，是打算在巷战中与我们互相消耗兵力也好，现在就主动发起进攻，没有任何好处啊！更何况，还是在我们两方没有同时发起攻势的情况下！即便……即便你有这个打算，至少也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吧！”

元直此刻紧张的表情，几乎像是要一口把孔明吞下去一样。若不是顾忌着马云鹭还在一旁，几乎便要冲上前去一把揪住孔明的衣领质问了。

“别紧张，元直。”孔明的表情依旧淡然，走上前去，微笑着拍了拍元直的肩膀，“你的记忆里，我有没有做过什么胆大妄为的事情，把事情弄糟的？”

“呃……”原本喘着粗气的元直闻言呆了一下，眨巴了两下眼睛，语调稍微放缓了些，“你以前没有犯过错，不代表你绝不会犯错。何况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商议了这么久，突然之间就被你一个心血来潮完全更改，事先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未免太过分了一些！”

“不打招呼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机会啊。”

孔明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更改了那个决定，就是在郭嘉方才来到我们这里之时。当着他的面，我又怎么跟你们解释？不过幸好，你倒是没有当场质问我。”

“废话，那是因为我以为你的目的还是要稳住曹操，让他继续待机的缘故！”元直咬牙切齿地瞪着孔明，恶狠狠地道，“现在，如果你给不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就死定了，知道么，孔明小子？”

孔明没有直接回答元直，却将头转向了庞德，微笑道：“令明，方才……

你似乎很惊讶的样子啊。那个叫做郭嘉的男人,有什么问题么?”

“呃?”

原本正低着头皱眉思索的庞德听见孔明叫道自己的名字,一个激灵抬起了头,一脸茫然的样子:“怎么?谁叫我?”

“我说,看见刚才那个叫做郭嘉的男人时,你的反应有些不寻常啊。能告诉我原因么?”

看见庞德明显心不在焉的样子,孔明耐心地重新问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准确,不过……我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很熟悉的气息,就像……就像……”

“就像当初见到阎行时一样,对吧?”

面对庞德的犹豫,孔明微笑着主动替他说完了余下的话。

“阎行?你是说……那个郭嘉也是……隐曜?”

元直豁然猛地直视着庞德的双眼,目光炯炯:“和你一样的隐曜?”

“我……不知道。”庞德似乎很困惑的样子,抿着嘴唇,目光犹疑,“他给我的感觉和阎行的确很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隐曜之间的感应,难道不是很清晰的么?”元直皱着眉头,又转头望向了孔明,“那么,阎行呢?他们都是背负隐曜星命的人,庞德既然察觉到了什么,没有理由阎行完全没有吧?只凭庞德的一个眼神,是不是太……”

“有。”

一直双手抱着胸口,低垂着脑袋远远站在角落里的阎行将头微微抬起了一丝角度,斜斜瞟了一眼元直,自嘴里挤出了一个字来。

“浑蛋家伙,多说两个字会死么?”元直在心里暗自骂骂咧咧了两句。阎行这混账家伙,总是一张死人脸,对什么事情都好像于己无关的样子。若不是自己方才提出了质疑,只怕到现在他也不会说出,自己在见到郭嘉时也有着同样感应的实情来。

元直摊了摊手,又转向了孔明:“好吧,我承认你很厉害,仅仅在方才的那一刻里,凭借庞德一个惊讶的眼神就判断出了郭嘉也是隐曜之一。不过……这和你的那个决定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从兵力上看,我们双方的实力合在一起也不足以对长安进行强

